

第二章 病人傅油聖事的歷史及其意義

病人傅油聖事的歷史變化多端，不太容易去找到一個清楚的脈絡。不過我們仍然試圖從這麼複雜的脈絡中，來反省這項聖事的歷史演變，並且去了解這些演變的原因為何。如此，鑑往今來，更能夠幫助我們去了解現行的《病人傅油及照顧病人禮典》的意義和精神。

一、猶太基督徒的傳統

病人傅油禮儀乃根源自猶太的傳統，因為油被使用以作為傅抹之用，在猶太舊約聖經中便已獲得了明証。為治癒而所舉行的覆手和祈禱儀節，正是巴勒斯坦人所習以為之的方法。就基督徒的禮儀傳統來看，並沒有創新這項為治癒病人的方式。耶穌和他的門徒們所用的方式就是他們原已熟悉的法門，如果說有什麼不同，那就是他們根據他們的信仰，賦予了這些傳統的祈禱方式一種新的意義。事實上，歸根究底，在禮儀中以油敷抹的傳統甚至可以推究至猶太傳統之前。這些做法在猶太傳統之前，早就深根在地中海世界了。而這些傳統一方面反映了人本能地對治癒儀節的需要，一方面也反映了橄欖在這些地區，作為日用食糧養活生命的重要性。

因此之故，當我們將目光注視著耶穌時，我們終將明白為什麼耶穌將治癒病人視為祂的重要職務。而雖然耶穌自己是否以傅油來行使這職務，福音中並沒有清楚的描述，但是福音卻是詳實記載了耶穌的門徒團體——耶穌職務的傳承者，如何以油來執行他們那承行自基督的治癒職務：「耶穌叫來十二門徒，開始派遣他們兩個兩個地出去，……他們就出去宣講，使人悔改，並驅逐了許多魔鬼，且給許多病人傅油，治好了他們（谷六7, 12）。」

耶穌「治癒」，真正重要的，並不在於祂在行治癒職務時是否使用油，而是在於祂整個宣報天國來臨使命的架構當中。耶穌將治癒病人視為是天主的能力在世間紅塵的顯揚（參考：若九3：十一40），同時也是天主的善力克勝了惡的勢力的一個記號。這治癒奇蹟在福音宣報中佔了一個很重要的位置，治癒病人與宣報天主大能之間有著細針密縫的聯繫。門徒們以基督之名繼續這項治癒的職務，他們使用油傅抹病人，以作為能力轉化的一個記號。而這也指出了這項持續不斷的治癒職務及儀節乃建立在那直接從耶穌自己經驗而來的團體上。

是的，長期以來，教會都將治癒的儀節歸究於耶穌及宗徒教會身上，特利騰大公會議也如此敘述：「這神聖的病人傅油聖事乃是由我們的主基督所建制，以作為新盟約真正且特有的聖事。這就是馬爾谷（六13）所提及的，而由雅各伯向信友們所訓導以及所弘揚的（聖事）。」（DS1695）雅各伯書裡的經文常常被引用，用來作為病人傅油聖事的基礎。事實上，這部書信的經文正是教會治癒職務的最早明證。

當我們回頭去看最早病人傅油時，我們大概會注意到兩件事物，一是治癒的儀節，一是為治癒目的所保存的聖油。在這些要素中，有些要素將會一直保留在教會歷史的各個階段裡，但有些會因著各種理由而有所改變和發展。

二、頭四世紀的做法

雖然雅各伯書第五章13-16做了病人傅油的勸勉，但事實上，接下來的這整個時期，病人傅油的做法並沒有一個定論，它不像聖洗禮是公開的禮儀，因此早期的禮書是略而不提的。所以，有關病人傅油的做法並沒有完整的資料可提供給我們做參考，不過我們仍然可以從一些祝福油的文件中一見端倪。公元215年希玻律的《宗徒傳統》第五章為我們提供了最重要的見證：

「如果有人奉獻油，他要祝謝天主，就如在奉獻餅和酒的時候一樣，雖然不用同樣的話，但是要用大致相同的格式說：天主啊！求禱祝聖這油。禱曾以油膏傅抹君王、司祭和先知，求禱也賜健康給那使用或分享這油的人；賜安舒給凡嚐它的人，並賜健康給凡使用它的人。」

從這段文本中我們可以知道，這祝聖過的油的使用方式有兩種，一是敷抹在身體上，一是用喝的。早期羅馬教會的習慣是信友不單單將聖體帶回家，以作為在一週平常的日子裡領聖體之用，同時也帶回家祝福過的油，以備不時之需。並無證據顯示此時期神父是否涉入這項傅油的職務，這時期關於病人傅油這件事，我們從儀節中所看到的重點和強調就是主教祝福油膏。因此，就目前所存留下來的資料來看，重要的是聖油本身，至於其敷抹及使用的方式反倒是其次。

三、第五至第八世紀

至於由神職人員涉入這項病人傅油的職務，我們在第五世紀的教宗依諾森一世（公元400年左右）的書信中找到了明證。在他寫給 Gubbio 的主教 Decentius 的書信中，教宗提到雅各伯書信中有關病人傅油，他是第一個將病人傅油和雅各伯

書連在一起的人：

「現在毫無疑問地，這些話是針對生病的信友們而說的，並且他們能夠被以聖化聖油來敷抹，這些油是由主教所準備（祝聖）的，而且不只是司祭，當自己有所需要，或是家庭的成員需要時，所有的基督徒也都可以使用來敷抹。」

這段敘述指出了病人傅油是一件很普遍的習慣，並且也指出神職人員（司祭），如主教、神父應該也是病人傅油的施行者之一，不過，似乎更普遍的通行方式是由教友們自己帶回家並由自己來施行。教友們在主日慶典後，會將聖體帶回家，平常可以使用，同樣地，他們也會將祝主教祝聖過的油帶回家以備急需。後來當教會在處理病人問題時，因為面臨了一些牧靈上的問題，如去尋求民間術士的法術治療或其他相反信仰的治療方法等，因此就鼓勵教友去尋求教會及其神職人員的幫助。雖然尋求教會幫助的趨勢已經慢慢形成，不過病人傅油強調教會幅度的價值，以及病人傅油正式成為神父所舉行的儀節，就要等到加洛林王朝時代的改革了。

總之，病人傅油在教會歷史頭一個階段的作法還在教友的生活中扮演一個日常生活的角色，教會團體的涉入是很有限的。這階段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油必須是由主教所祝福的。透過主教的祝福，油本身似乎就成了聖事，並具備神聖的力量來治癒病人。

四、加洛林王朝時代的改革

這個階段的一個主要特徵就是非常強調司祭職務服務的價值。從公元800年以降，我們可以發現到教會聖事生活的明顯轉變，也就是強調聖事施行者的角色以及在聖事儀節當中的神聖力量，而病人傅油更是如此地被予以強調。

在這一段時期，由於個人懺悔補贖和臨終標準懺悔補贖的發展，因此就越來越強調臨終末刻的聖事性懺悔補贖。由於公開補贖者不能領傅油，且許多重罪者是必須做一輩子補贖，致死方休，因而許多人同時在臨終時才領和好和傅油，因此將和好禮和傅油禮合併一起。另外，由於在這個時期司祭已經成為病人傅油禮的施行者，因此自然地會將病人傅油和臨終前的和好禮聯繫在一起，而這也促成了傅油禮變成臨終禮儀的一部分。至此，病人傅油的意義開始產生了轉變，也就是從原來的肉體治癒轉變成越來越強調臨終時的靈魂治癒。因此之故，這聖事就變成了「最後傅油禮」或稱「臨終傅油禮」。從第十二世紀開始，開始稱病人傅油禮為「終傅」聖事。由於同一的理由，它也被視為是罪人的聖事，是為進入永生所必備的。

我們可以在一位此時期的法國主教的記載中，看到病人付油實行的實況：

「首先要給病人作補贖，隨後，如果病情許可，要洗滌他的身體，並為他穿上白衣。之後，將他抬到聖堂內，臥在佈滿灰土的苦衣上，等到三位神父的來到，就誦唸：『願這家和居住在其中的人們平安！願那些因主之名進到這房間的人們平安！』隨後，神父在聖水中倒入聖油，然後用這水灑向病人說：『主，請禱祝福這房屋和住在這裡的人，因為主禱曾說過：願這家平安……。主，請祝福敬畏禱的人。請你們讚頌上主，祂創造了天地。』誦唸完經文，神父用祝聖過的灰土在病人頭上及胸前劃上十字聖號，並說：『你必須汗流滿面，才有飯吃，直到你歸於土中，因為你是由土來的；你既是灰土，你還要歸於灰土。』然後，為病人誦唸懺悔七聖詠。病人如果可能的話，跪在地上，否則俯臥在地上。隨後進行傅油，其他在場的人則誦唱聖歌。這時神父在病人身上劃十五個十字聖號：首先從頭部到臂部，然後從左手臂到右手臂；第二個是從頸部到頭部；第三個從頭直到前額，從左耳到右耳；第四及第五個在兩眼上，即在眉毛上；第六個在鼻子上；第七個在嘴唇上；第八及第九個在兩耳上；第十個在喉嚨上；第十一個在胸前；第十二及第十三個在雙手臂上；第十四及第十五個在雙腳上。傅完油，神父請病人誦唸天主經及信經，並將自己的靈魂托靠給天主。之後，神父向病人行親吻禮並為他送聖體，同時說：『願主的聖體聖血赦免你的罪，並保護你到達永生。』病人答：『阿們！』最後神父說：『感謝主！』眾答：『感謝天主！』至此禮儀全部結束。次日及以後連續七天，神父去看望病人並為他祈禱。」

相較於梵二的病人傅油禮，我們可以發現其實就是這古代禮儀的濃縮而已，現在的禮儀去除了許多繁瑣的次要儀節，而只保存了古代禮儀的重要部份。

五、士林時代

士林時代試圖要將病人傅油禮作一定義和解釋，並從那時代的文化背景中去予以了解。由於這儀節總是與死亡聯繫在一起，因此士林學者很自然地就從這個視野的範疇中去定義聖事的果效。

在士林時代的早期，當討論聖事果效的時候，我們還看得到這時期所討論的重點仍涉及到身體和精神靈魂的雙重治癒。在 Hugues de Saint-Victor (1096-1141, 日爾曼士林神哲學家，入法國 Saint-Victor 隱修院) 1141年所寫的有關雅各伯書的評論作品中，他就提到：

「因此顯而易見的是，凡懷著信德和熱心領受這傅油的人，他必將相稱地獲得身體及靈魂的舒緩和安慰。這傅油禮提供了肉體及靈魂的雙重安慰。」

然而，後來對病人傅油禮目的的討論就越來越著重在永恆生命的討論上。Guillaume d' Auvergne (1180-1249, 法國士林神哲學家，道明會會士) 可以說是士林時代，對這件聖事的集大成者，且其主張更是成了這個時代的標準解釋：

「現在既然那些正在離開這個世界的人們，很快地就要去到天主跟前，那麼就不應該懷疑他們將從那些在紅塵世間纏繞住他們的過錯中獲得淨化，這些過錯一如塵土般絆住旅人的行腳；他們同時也將從那些被稱為小罪的輕微及日常的汗點中獲得潔淨。」

在這段陳述中，我們能夠很清楚地看到，病人傅油禮在這個時期已經完全變成了死亡之前靈魂獲得罪的赦免和潔淨，而完全輕忽了肉體的治癒了。而由於這樣將傅油禮與死亡結合的現實經驗，幾乎在所有士林神哲學家的心靈中，都將傅油禮儀的恩寵果效界定在超性的恩寵上，同時也是獲得這超性恩寵的途徑。士林神哲學家們對傅油禮的概念和看法堅實了病人傅油禮作為臨終聖事的教會傳統，直至梵二才有了改變。

六、從特利騰到梵二

在特利騰時代，雖然受到士林時代的影響非常深遠，同時在面對宗教改革者意欲取消病人傅油的情況下，特利騰大公會議的教父們並沒有完全同意傅油禮只是為了靈性生命的果效而已。特利騰大公會議提到聖事的果效是洗清罪過以及罪所帶來的影響，安慰並增強靈魂，喚起天主的仁慈，使病人有能力去承受困難和疾病的試煉，甚至使身體恢復健康。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特利騰大公會議的主張是，傅油聖事的果效不只是為了罪過的赦免，獲得永恆的生命而已，大公會議更表達出其果效是透過聖神的恩典而達致全人的治癒，也就是身、心、靈的治癒。

雖然大公會具有如此健全的概念，但是一般人的想法還是停留在傅油禮乃是作為生命終點的聖事的概念上，而教會的這項教導並沒有積極地催促教友們去接受，甚且還是繼續鼓勵教友們在急迫接近死亡時領受這件聖事。直到梵二大公會議時，參與會議的教父們才催促改變這件聖事的名稱，同時也希望能夠將這件聖事的完整意義恢復過來。於是把「天旅神糧」(viaticum) 還原為真正的臨終聖事，而病人傅油恢復成為為一切患重病的人(即使尚未瀕臨死亡)的聖事。

因此，在梵二大公會議之後，教會恢復了病人傅油的完整概念，也就是其領受對象是保留給凡因疾病或年老，而開始有生命危險的病人；同時也不只是為病人超性生命的治癒，而也是為了肉體的治癒。梵二大公會議將這概念恢復過來的最大意義，就是讓這聖事成為基督對患病者關顧的表達，以及基督治癒能力的顯揚。在這聖事中，耶穌顯示自己就是身體和靈魂的治癒者，祂服侍病人和臨終的人，祂激發病人對天國的信德與望德。因此對病人本身來說，這聖事讓我們了解到，疾病雖然使得病人不能滿全他在社會以及教會的角色，但也是在參與基督在救贖工程中的苦難，並提醒教會更高的境界及生命的限度，一如教宗保祿六世所說的：病人傅油是賦予病人使命，參與基督的苦難與死亡，成為信德與望德的典範。而就教會來說，這聖事提醒教會，如果教會不關切人與團體的治癒和健康的話，那她就不是基督的教會；如果教會以世俗的標準唾棄那些不再「有用」的人，那她也不是基督的教會；如果教會對那些被社會輕視或排斥的人，如酗酒者、吸毒者或愛滋病患等置之不理，那麼這教會也不是屬基督的教會。

七、東方禮的病人傅油

東方禮是在病人傅油禮當中舉行祝福油的儀式，教宗克萊孟三世(1187-1191)曾經宣告這是合法的做法。東方禮通常是由七位神父來施行病人傅油禮，但若是由一位神父來施行仍是有效的，甚至也可以在病人家中舉行。其所使用的經文包括七篇福音、七篇書信、七篇長禱詞。病人傅油經文是採祈求式的經文(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願……)，而拉丁禮的古老經文則通常是指示性的經文(我用聖油……使你……)。

七位神父來到後，就開始誦唸呼求天主聖三的經文、天主經、上主垂憐經、集禱經和求主憐憫聖詠。隨後，連續誦唱九首聖歌，其中穿插呼求聖母經文。然後，第一位神父誦唸祝聖聖油經文，隨後又誦唸雅各伯書信及路加福音中的善心的撒瑪黎亞人(路十25-37)。之後，神父又唸一段很長的禱文後，才以聖油行傅油禮，同時也呼求耶穌基督，並呼求聖母瑪利亞、聖若翰、聖宗徒們、殉道聖人們以及聖葛斯莫及聖達米盎的代禱。在唸完第二篇讀經和禱詞之後，病人就被放置在神父們中間，其中的一位神父把經本放在病人頭上，唸一段很長的祈禱經文，而其他的神父們則將手放在病人身上。此

外，還有神父和執事宣讀多篇的福音和保祿宗徒書信和禱詞之後，病人口親福音書，隨後低頭，請神父們降福。降福後，病人就回家。

八、結論：病人傅油的歷史發展帶給我們的啟示

以上的篇章幫助我們對病人傅油聖事作了一個歷史的鳥瞰，這歷史的學習正好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反省的脈絡。從這脈絡中，我們將一起來看如何將人類的生命經驗整合在儀節當中；同時也從這脈絡中，我們要一起來看如何為今日及未來的病人傅油禮提供一個更符應其核心精神的視野。

1. 以人為核心的聖事

從病人傅油的歷史脈絡中，提醒我們，在看病人傅油這件聖事的時候，千萬不要忘記了其重點不是「病」本身，而是患病的「人」。而且不是一般性的人，而是有特定對象的人。所以禮儀本身雖然說出了生病的一般實況，但其說話的對象則是正在生病的「這個人」，而這個人是具有獨特的背景、經驗、信仰經驗和年齡，同時他也是具有不同特質、力度和限度的人。所以病人傅油禮不只是寫在禮典上的白紙黑字而已，它更該是生命的慶祝。

2. 病人家庭成員的角色

生病所帶來的最大影響之一就是給家庭帶來很大的衝擊。當家庭的一份子病了，全家必定會受到影響，更嚴重者甚至會失去彼此的信任。譬如，如果一個家庭的成員罹患了AIDS，那麼很可能會讓整個家庭的其他成員陷入被傳染的恐慌當中。病的力量不只是控制了病人本身，而也感染了一整個家庭，甚至也影響到病人的社會人際網路。

在病人傅油的歷史研究當中，我們看到在教會的早期（至少在第八世紀以前），是由家庭的成員將聖油由教堂帶回家裡，保存在家裡，並且當家裡有人生病的時候，就為自己生病的家人施行傅油禮。這種家庭參與安慰病人病苦的方法，一定會給整個家庭帶來彼此堅實聯繫及安定的力量。而且藉著傅油的服務，自己更能感受到被服務的力量。因此雖然今日傅油聖事的施行者是司鐸，但是家裡的成員也可以將之整合在傅油禮當中。因此，《病人傅油禮典》第34號這樣說：「病人的親友及服事他們的人，有特別輔助的職責；如果他們是教友，他們先當以信德的語言及祈禱堅強病人，將他們託付給受苦與復活的主基督，勸他們與基督同受苦難、死亡，以求天主子民的利益。病重時，他們應立即通知堂區主任，並以明智的言語準備病人，在適當時刻領受聖事。」如果可能，家庭的成員應參與禮儀，並在病人傅油禮之後，祝福病人。

另外，家人也可以在病人房間佈置耶穌像或聖母像，與病人一起祈禱或作熱心敬禮等也都是家人在病人傅油聖事上可以扮演的角色，這些傅油聖事的補充不只是可以幫助病人，同時也可以幫助整個家庭成員一起面對病苦所帶來的家庭困境。

3. 聖事的信德氛圍

病人傅油聖事除了提供教會的成員以信德的光照，去面對自己的病苦之外，教會也以同一的信德去面對紅塵眾生的老弱病死。也因此，教會從傳統以來就一直以興辦醫院，並鼓勵富人為生病的窮人提供一個安身及醫療之處等來作為己志，教會就是以這些具體的行動在繼續病人傅油給人帶來的盼望。

4. 疾病猶如遭受邪惡

由於醫療科學的進步，醫院幾乎處理了一切與生病有關的事物，甚至死亡和痛苦。生病的家人可以請看護照顧，使人可以暫離沉重的負擔；安寧病房可以佈置得溫馨可人，使人暫忘死亡的冷峻嚴酷；病痛可以注射嗎啡，使痛苦可以暫時銷解，因此，疾病的邪惡性也常常被暫忘，甚至被否認了。在過去的歷史當中卻不是如此，因為疾病就在家裡活生生地被經驗著，逼使得家裡的大小必須正視疾病所帶來的醜陋和痛苦。不過無論如何，想要以信德的眼光去面對疾病，那麼就別忘記疾病摧毀我們身心靈的可怕力量。

因此，從前的病人傅油禮不只是舉行禮儀的那個時刻而已，它還包括了陪伴病人的整個過程，與病人一起度過痛苦的煎熬和死亡威脅，甚至臨終的守夜和死亡後的喪禮，這些教會的歷史傳統正是提供人們一個機會，把疾病和死亡拉到眼前，並透過信德去面對及處理它們。